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一

寧海潘穎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冕編集

序

見素林先生西蜀奏議序

天下之動惟天下之靜者能制之然事或既往何由考見亦惟即其言語文字之間而可以得之矣此予於見素先生西蜀奏議而知其爲天下之靜而能有以制天下之動也當蜀寇之起

廷議非先生無以靖之時方家居

朝命及門即

日就道門參歷井彌望賊區先生經畧其間凡其
形之章疏從容暇豫委曲詳尽有本有末有目有
綱味其詞氣真若處於恬然無事之秋絕無倉
卒急遽之態有餘不尽之意往往於言外見之靜
寔如此宜其處事精明而有以制天下之動哉先
生之靜其本安在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
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
之風舉世俗之營營無毫髮入其胷次此其臨事
所以靜歟先生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

策大略如醫和治病不專於驅逐風寒而全在於
調護元氣以故效緩而大率由於此抑唐大臣當
元戎之任類辟高才名流以爲僚屬九文辭之事
悉以委之故雖以裴度之能亦用韓愈爲之參軍
是已 本朝文臣自巡撫贛理以至提督總制幕
府公移皆出親搆文之工拙亦惟其人先生以淹
貫之學奇偉之資本之以仁義發之以忠孝其章
疏政自不易得也此編乃先生門客范知縣府先
屬予序既而於其震器武選達盡得而讀之輒爲
僭論如此先生在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朱張

誅今海內之上皆視其出處以卜世道而高臥不起其如蒼生何哉

望雲思親圖序

京兆少尹張君汝霖先是手一軸以視予曰吾父號汾陂封吏科左給事中自吾出仕以來凡十有四稔矣奔馳南北得致其烏鳥之私者殆無幾焉今歲乙亥壽躋七十九月廿六日寔維初度不勝故鄉之思交寅相與爲情托諸丹青以表見焉幸爲我發之予展而觀乃望雲思親圖蓋將以爲壽耳竊謂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居臣之義無所

述上天地之間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則父子之親又豈能忘于頃步之際哉
士孰不仕仕而孰遺其親耶然是道也分而言之
則有二合而言之則爲一孝經孔子之言曰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則孝豈出於忠之
外哉孝經一經孔子所以授之曾子者也曾子得
之以傳大學則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得之以教門
人則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以此
觀之則忠之與孝同條而共貫也益以明矣汾陂

公嘗仕矣而屈於下僚忠孝之義知之素矣予與汝霖有協恭之分因其誤委遂述所聞以復用以慰其父子云若夫洙泗論孝之旨以汝霖之用心察理勵志敦行其不負聖賢之大訓又何疑乎前之望雲汝霖鄉先哲狄梁公也在吾汝霖或有取舍於其間予惟於顯揚之大者有厚望焉政不必拘拘於梁公也若夫口體之養何足道哉

石淙序

古之君子未必不去其鄉而恒不忘其鄉禮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豈能決於不去其鄉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豈能一旦頓忘其鄉不能不
去其鄉如歐陽永叔之穎上蘇子瞻之陽羨是也
不能頓忘其鄉如周子之寓廬阜而以濂溪名朱
子之居建陽而以新安繫是也求之今日於遂菴
先生見之矣先生雲南人也一徙於巴陵再徙於
丹徒至先生之自言之而自書之一則曰石淙二
則曰石淙石淙蓋雲南也非古君子之用心乎先
生名重華夷功在社稷雖爲東西南北之人去之
千百年之遠天下之人自能知其出處考其經歷
此事理之必然而無疑者自茲以往謂之巴陵可

也謂之丹徒可也謂之石涼無乎不可也先生早年以奇童薦入翰林其天分之高言語之妙如李賀邢居實中年以憲臣提學山陝其教化所及之廣人才作成之多如常袞胡翼之晚當柄用屬時多艱事起則雷轟電掣爲之甚疾事已則風恬雨霽歛之若無至於位冢宰陝保傳進君子退小人傳德義保身體寔兼而有之若是者在唐宋之賢相豈多讓之哉先生一向皆居清秩自起都憲督馬政廉嘗贈之詩有終期韓范深裨國可是張毛淺望公亦偶窺測其一二先生一日不鄙謂廉其

爲我發石淙之蓋救康也空踈短拙曷塞斯委借爲之序將以求教焉耳

贈俞憲胡君之任浙省序

御史按察司官皆法官也其冠服俱豸皆同雖御史之長若左右金都亦然初不以品級而有異焉是官也直閭閻之冤抑察官吏之貪墨皆同其略有不同者若彈劾若諫諍則惟御史耳此今制也然論直冤抑察貪墨雖左右副金都亦無專於按察司官者專則心無所分而事無所壅固其所也胡君誨之以南京御史轉浙省僉事豈非所謂先

後皆法官者乎豈非所謂冠服俱同者乎又豈非所謂直冤抑察貪墨得以專力者乎夫按察之官固以廉察官吏爲職而程子所謂監司專欲同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去其一二甚者以警衆可也以今觀之則大賢之所處又有如此者矣按察之官固以獄訟爲職而程子嘗謂郡縣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欺侮者痛懲之則良善者安而鬪訟可息至朱子則謂無根之訟雖多須與分別自然訟少

若厭其多不與分別訟愈不息以今觀之則二賢之所論亦有一者矣然則斟酌乎程朱之說一張之一弛之不在誨之茲行歟誨之初為行人其立心平易而不苛其蒞事詳審而不苟自其入仕則已然矣其有聞於程朱者固自有素尚何言哉自此以往惟覩其政成名立膺召而入都高陟要耳鄉之縉紳仕于南京者自冢宰孫公而下凡廿有九人皆相率飲餞誨之於鷄鳴山之蕭寺廉承命爲序遂執筆序之

大司空柴公致政序

內柴公先是以大司馬保釐留都既而丁艱家居及即吉必欲丐休時未滿六旬不得引年惟稱精力之減視聽之衰味其辭意甚爲愿歎䟽上旨慰勉必欲起之未幾廷議亮公之心不以留務重煩之改擬留都大司空詔可之公抵任數月復申前請䟽上溫旨復加慰勉必欲留之公曰臣不能事事矣堅卧不出䟽連上

聖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褒美既令駕部給傳復下有司月給俸歲給隸俾不失其祿一時恩寵可謂至矣而公之進退可謂全矣方公䟽之連上也

搢紳間惟恐其去或有問公意於廉者廉曰亦
見之但言其所謂精力視聽如何耳他不及也或
曰以其決於去也尋常惟言去獨公言與入殊此
其決於去也既而果得去然則公去之決固未可
與尋常共論也公自近侍出而方岳入而臺省擢重
柄有大聲望夫人能知之廉之知以同在言路知其
敢言以同在番都知其於大事每數言而定不動
聲色蓋公有瞻氣復周於才廉之亡友李克昭嘗
評公似謂獲後皆得其任如謝幼度貨殖低昂靡
不能知如劉士安使肯少番而盡用之則其建立

又當何如也雖然世恒以仕而歸爲足以耀其鄉
如畫錦之云焉可以放情詩酒山水間如高人逸
士之爲此后世夸者達者之所尚耳古者致仕老
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平明坐于右塾
少師坐于左塾間巷之人出入恒受教焉是致仕未
得爲無事也豈矜其榮貴而耽於逸樂云乎哉孟
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請以是爲祝遂潛書於贈言之首

吳君以述六十壽序

予於大理洪公相聞甚舊比予入仕來番都公在

道予在科則前日之所聞於是乎爲必慰矣未幾
公轉外內臺今歲首夏復得胥會於番都閱數月
公獻績于朝予忝承之以署大理所愧刑名之
學素號空疎一旦任此而不辭者以公之舊規爲
可守也公頻行謂予曰吾歎之溪南有處士吳君
以述明歲丙子年滿六十孟春之月廿有一日乃
其懸弧之辰以述與吾族弟洪真爲婚姻家特于
一簾以爲之慶予謂六十而慶何居公曰莊生謂
上壽有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則六十乃入壽鄉
之始慶之宜也予謂外此何居公曰論語曰鄉人

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朱子集註謂六十杖于鄉未
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則六十固尊於鄉矣慶之
宜也予又謂外此何君公曰禮記鄉飲酒義謂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則古者黨正飲酒於正齒位
之時必六十乃爲得坐之始慶之宜也予曰然是
宜慶是宜慶若夫公言以述之富而問貧積而能
散與夫有子皆將斲然見頤角及其他羣行不專
係乎壽者則亦不能盡書之姑以是爲慶壽序

曰夫人八十壽序

夫人蔣姓累封至一品夫人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僕刑部尚書曰康敏公之賢配今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君輔之之賢母也是歲乙亥壽躋八十太
呂之月十有九日乃其設帨之辰御史蔣君文等
來徵予文以爲之慶吾聞夫人事繼姑最孝獨得
其懽相康敏公稱有識其助居多戒訓諸子悉有
方不專於仁柔當康敏公仕途既倦而魏闕之心
猶未忘也夫人一日見昭鵲歸巢指謂公曰日暮
則鳥亦投林乎公感其言而憂衆之計遂決此予
並得之都御史君如此然則夫人之所以享乎非常
之福者是固有由然矣何謂非常之福尋常夫貴

者子未必貴夫與子之俱貴者未必俱臺省之貴
在夫人則有焉尋常言壽者或六十則稱曰下壽
或七十則誇曰古稀至八十者蓋少矣在夫人則
有焉豈非所謂非常之福乎况夫人之壽由此而
九十而百歲殆未艾也碩人之詩曰齊侯之子衛
侯之妻又曰朱幘鏤鏤翟衣以朝請以誦夫之貴
盛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又曰如南山
之壽如松柏之茂請以頌夫人之壽考是爲序

椿萱具慶圖詩序

侍御汪君德聲每語人以其椿庭思南公於正德

辛未壽躋六十於時初登甲科在京師未獲稱觴
膝下爲歎又以其堂吳氏而人於正德己巳壽躋
六十於時卒崇南雍未獲稱慶膝下亦以爲歎其
寅楊君抑之聞而解之曰往日伊川程子謂人無父
母生曰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
者可矣夫在德蓋固具慶也而在思甫公隱居好
義讀書喜觀史其於程子之言豈有不深信者乎
吳孺人事先姑以孝稱其於程子之言豈有不暗
合者乎當此之時使德聲雖在膝下而所謂置酒
張樂吾知其未必遂也何也劬勞之日不免倍思

親耳然自辛未以至於今六十有四矣自己巳以
至於今六十有六矣以愈六望七之年有耄耋期
頤之漸必懸弧設悅之誕辰要皆春酒華堂之樂
事良晨美景時一舉行切勿拘焉可也德聲曰匏
繫猶爾爲之奈何抑之笑曰吾有一法可以縮地
遂與其同年諸君爲之繪圖賦詩題曰椿萱具慶
屬予爲序俾寓歸池陽使德聲之兄若甥若藥貢
士率其羣季次第上壽德聲欣然下拜曰宿歎至
足少釋矣德聲端凝整潔在臺中綽有風采焉
御史其所以顯其親者固自在也

送大僕少卿楊君致政序

予於建安楊君恒叔咸化稟子講業于旋丘之上
迄今三十有七年矣海內交遊之舊若此者殆無
幾也中間別而見見而輒出其所爲詩以相示其
學博其才俊其詩律入細要其歸以唐爲宗而出
入乎宋其書法有晉人風愛予每得之每嘆服不
已頃以戶曹郎官來番都且三年不以家室隨問
之以太夫人在堂耳旣而連上章丐休問之以太
夫人春秋高切於侍養耳其初一章上以恒叔
年未至方欲用之不之允其後一章始鑒其誠而

魯之進南京太僕少卿致其事此異數也恒叔年
總五十六耳而其地望復若是由此以往都高歷
要何所不至而乃永老而就閑親在而求養其賢
於人爲何如哉將行其僚友陳君德階輩請予爲
文以送之且謂恒叔往者以逆瑾擅權勒停于家
者五年所居處蒔花種竹鑿池摘亭名以陶園復
自號陶園主人庶幾乎柴桑之風以終其身焉既而
一出猶未能忘乎是茲歸也問安侍膳之餘洒然
聲利之外其爲樂何如也予謂不然君子之於親
不徒能養其體而又能養其志養其志不越乎題

親而巳矣恒叔太師文敏公之曾孫文敏公當永
樂宣德以來爲太平宰相與楊文貞楊文定齊名天
下謂之二楊雖兒童走卒皆誦道之三楊之在
本朝如唐虞三代之有八元八愷有伊傳周召如
漢唐宋之有蕭曹丙魏有房杜姚宋有韓范富歐
以是觀之則文敏公之顯其親者豈有窮乎雖然
世有立德者有立功者有立言者文敏公之功立
矣吾恒叔之莅官雖其所至莫不有立然居位不
滿其才謝事不待其位繼此將何所圖耶竊謂建
安之陶園去崇安之武夷建陽之雲谷不遠伊邇

幅巾杖屨徘徊其間朱夫子之遺迹宛然尚在若
詩與字溯源於離騷之註規模於感興二十首考究
題曹帖所謂字畫古今之說移其所以寄情於陶
園者食息武夷寤寐雲谷則其所立之言皆出於
理學不獨歸去來辭一篇與夫悠然見南山之句
而已若然則所以顯其親者亦將無窮矣養也云
乎哉予也不能勉已而徒以告人特以朋友之義
所當然爾恒叔之勇退固足爲予法矣以居樂石
之言尚冀勿見吝也

稼村先生類稿序

古今文章自諸大家外可傳而傳者固多可傳而
不傳者不少修辭立言之士平生辛勤冀以表見
于世而乃有然不然者豈非有幸不幸以存乎其
間哉稼村王先生世家豐水之西槎溪之上生于
趙宋之季世子蚤歲被閹縣志載其著述甚多恨
俱未之一見也既而宦遊兩京二十年矣於其片
言隻字流布海內卒無所獲歲在辛未外艱及禫
過王氏於其槎溪得其所謂稼村類稿者而觀之
蓋寫本也乃擊節而歎曰茲非孤羅鍾英劍江炳
靈產爲異人而有此耶因語王氏亟面以永其傳

居亡幾何王氏之彥曰冠來復於予曰吾家稼村先生之文已鉅之倖矣其爲我序之考之先生之文其子惟肖嘗刻置稼村書院此後沈鬱湮晦以至于今蓋二百有餘年矣一旦復傳于世豈非冠之力哉稼村先生天分甚高予於文詞之間則有以見其濬源於性理可以謂之深究心於灑淙可以謂之醇兼綜乎群籍可以謂之博剖折乎衆論可以謂之精至於立意造語字字忌死言言欲活篇篇嚴飭句句求新蓋馳騁乎楊誠齋劉後村之間而直造其堂奧者也先生嘗自言無他好獨於

文字刻苦正所謂辛勤以冀表見者何可以不傳哉
何可以不傳哉先生諱義山字元高號稼村與弟
諱義端字元剛號月莊伯仲齊名而冠則月莊七
世孫也

潛光錄序

安成令趙君學成卒于京師葬于安成出于安成
之人之意不能釋然於君者李忠文嘗銘其墓比
之朱邑之桐鄉信矣考之漢史載朱邑臨終之言
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我死必葬我桐鄉此盡
道於已而責望於人者也至宋王荊公有云今日

桐鄉誰愛我當時自我愛桐鄉此自慙其新法之害
及於天下慊於已而不敢望於人者也君於安城
雖有遺愛而曾未托其遺骸而邑之人自戀亡於
君其責已之厚責人之薄於朱邑尚或過之而况
於負愧之荆公也哉君之子富順掌教封濟南太
守集君之歿一時縉紳哀挽篇什名爲潛光錄至
其孫少司空恒珍藏之予舟北上經其行省繆屬
以亭風帆浪楫展讀一過就中若君平生所得贈
送之作如劉忠愍公非草累仁有之亦皆附次錄後
備矣哉其爲人爲政只可互見而實錄在是矣何

若忠文忠隱誠貫金石行通神明決非謾人謾慕
司空空沉毅端肅孝心純至決非誣其祖者茲錄
也豈俟於序而後傳哉然司空之命不可虛辱僭
於桐鄉之義聊發一二俾置之篇末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二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三

序

贈王崇賢考績序

侍御陸君行之致其僚王君朝鳴之言曰經憲王君崇賢三載考績禮有贈言之舉崇賢始以進士令新淦爲權奸所嫉謫之不足旋復黜之權奸伏誅起令霍立繼陟今官崇賢在新淦未久已宜其民在霍立三年政成民爭爲立生祠今在本院遇事率執舊規無依違雖院之長亦賴其助而吾士三道皆敬服焉出納之際纖微必謹敬以事上和

以處衆法不貸奸量能容物前此居崇賢之任如
崇賢者殆不多見也其母靳一言予辭以衰遲久
廢筆硯行之曰然崇賢門下士於他人則可於崇
賢則不可予不得已諾焉疇昔之秋執卷而取之
固不知其爲崇賢也及知爲崇賢固不敢必其果
能如今日也然則崇賢其何負於知已也哉其於
知已豈不爲有光也哉崇賢豈等公弘治間以秋官
員郎出守興化最有善政余嘗論薦于朝然於
興化平生惟一見其面而已未獲接譚也興化狀
貌不踰於中人而其毅然者雖千夫莫奪豈非有

是父有是子也哉興化之志不究其用者固於崇賢
乎在崇賢豈以已然而自足哉行矣考功課能者
於公論固不容泯也

東白張先生文集序

此集集東白張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早以奇童七
歲能屬文獻王召見公卿之詩嘒口而成有心

定萬事定之句遂爲之易名以寵異之稍長父松
亭翁攜之遊建陽書坊欲得古今之書而盡讀之
歸而肆力於學大放厥辭踰冠登天順庚辰甲科
選翰林庶吉士詞臣教養誦中秘書之外習爲

韓柳歐蘇之文時先生已占然有見於儒者之學
初不在乎記誦詞章者乃口取近思錄及周程張
朱全書潛心默誦教者或笑其用心之左不顧也
先生既授官翰林

憲宗皇帝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未幾與時宰
不合遂乞養洞歸侍親連四方學者振衣就正殆
無虛日一時相與切磋書傳面講如胡叔心居仁
陳公甫獻章陳剡夫真晟葉文克貞諒羅舜正論其
間雖不能無異同之見然先生自得於已即證於
人固已博而約矣先生之學所以立其體者如此

迨弘治間凡三赴召而出皆以臣僚交章論薦在經陛有勸
去帝皇帝立王寵亮出躬軀軀長類裴慶日如懸珠類乳方
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
山嶽音吐朗徹如鐘聲最後進講
孝宗皇帝命設低几就而聽焉及問太極圖西銘
之說

聖心悅甚即取內閣太極圖本於官中觀之歎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明良千載之會矣先生
之學所以見諸用者如此先生當正德改元寥寥
之口幾於不容蓋家戶見久出則必居近地其後
也身到黃扉已駸駸乎機務之預士之爭進者固
忌之矣進講諸書自有常例曰太極圖曰西銘士之

之爭名者又忌之矣嗚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衆
言錄金積毀銷骨從古則然矣豈獨先生爲然哉
宜先生之幾於不免也亡何先生沒矣世道之嘆
可勝旣哉世道之嘆可勝旣哉此槩乃先生門人
賴丕與先生之孫鏊所編者先生平生所作不喜
存稿當其屬草每於手掌片楮作蠅頭細字或用
故紙覆背書之其集之之難存十一于千百固其
所也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
時其出言吐語固夔絕於天下之人人無不知之
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庶恐讀斯集者或不察於詞章視之用是僭丁寧焉

慶太守朱公七十壽序

太守高安慕菴朱公致政家居凡二十五年乃正德戊寅仲春之月廿有四日適其七十初度鄉之仕於南都者咸爲之喜屬予爲文以慶之先是公之子御史士光在壯道念離膝下之遠因上疏南冀以便朝夕之養蓋故鄉去北何止五千里去南不及二千里遠者不敢期近者萬一其庶幾也旣而得命過家以迎則公不欲來至是猶日望之

余曰公意畢竟如何或謂公初以甲科授主事蒞
營之山海關未幾歸其兵部爲郎又其後出守滇
之廣西楚雄二郡朔南饒聲教率莫不歷其視金
陵特咫尺耳今必來或謂公在林下終歲鮮入城
府矧大江重湖之險哉今必不來或謂其在宦途
王尊驅車之意也其謝事所處康節太寒暑不出
之意也余即或者之言而爲之臆斷曰前言得其
跡乎後言得其心乎最後言則并迹與心而得之
矣遂書以寓公爲愛且以問公焉想當尋遠之日
輒讀一過必撫掌大笑以爲其得我心之同然哉

繫之詩曰惟人之生兮百歲爲期五十脫夭兮六十曰耆至七十兮皆云古稀公嘗在朝兮日近彤墀嘗居極南極北兮不憚遠而弗茹弗吐兮剛柔得宜王有所激兮行不及炊五旬踰五兮歸和陶辭謹易退之風兮士習有禪平生舉業兮已造精微早所記誦兮晚無所遺御史諸郎兮家庭師資近日書室中兮直聲四馳公之家學兮於此見之維昔祝嘏兮率多賦詩造篇誦不一所爲行而之章兮壽考維祺余之誦古兮期公在茲

贈僉憲周君汝和之任序

閩之汀漳有按察官以誥戎事要之倣近代防禦使之設也蓋其地南接廣左之潮惠搖盪出沒須鑰其北門西鄰江右之南贛寇賊充斥須封其東關而南贛又西通湖南之郴桂苗蠻結納須斷其右臂苟非尚威武以治之而欲地方無虞不可得矣是以朝廷弗輕其選至降璽書以專其任茲者周君汝和以南臺御史簡擢閩臬僉事以蒞其境璽書部檄俄焉偕至汝和謂人曰南贛正用兵之際汀漳事體相同凡此數處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吾可遲遲其行耶於是即日乃就道焉鄉之縉

納合錢于石頭城外屬余爲文以贈之余謂汝和
吾江右人知南贛也悉嘗清戎兩廣之潮惠也悉
其至汀漳也以往日之所知據今日之所見則九
所以鑰之封之斷之固整整然於胸中矣况汝和
之才出衆之才也汝和之識出衆之識也其於是
也何有雖然此不專於用兵也古之用兵謂之毒
天下毒猶毒藥之毒近年霸州賊起自京輔山東
汴河南北無不被干戈之擾至於江右已蜀連歲
用兵而江右至今猶未已焉若湖南若兩廣亦復
如是今日試砭霜明日嘗烏啄元氣幾何而可以

勝此哉汝和茲行也興茲誦而息刁斗化刀劍而
爲牛犢乃爲其至若汲汲以耀武焉豈其至哉噫
微吾汝和將誰與語

豐城名宦錄序

吾豐城劇邑也有難治之名無難治之實何也蓋
得其人以治之則風恬浪靜若無事焉非其人以
治之則歟舞狐號若不勝其擾焉故曰有難治之
名無難治之實也然得其人者常什一非其人者
常什九是爲得而不名之存而實之泯也耶豈唯
一邑天下皆然自古及今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

者此也可勝嘆哉予恒惟夫邑之人每取聘於
者之臨至於有惠愛者去輒忘之其或久之雖名
姓亦謾不省焉夫已往者我之待之既如此則方
來者彼之待我豈不亦如此哉暇日因攷諸志及
諸史諸書自西晉以來迄於本朝得名宦凡若干
錄爲一編與以傳之于世俾邑人永永不忘其惠
愛焉耳此若干人者以其遠而言之邑人之祖宗
沾其澤以其尤遠而言之則祖宗之祖宗沾其澤
以其近而言之則身沾其澤豈可忘乎雖然使臨
吾邑之君子取而觀之悟前之官于此者何恨或

聲光歇滅與草木俱腐或遺臭至今唾罵未已惟此名宦立德立功千載不朽於是感發興起儷美前人則邑人之子子孫孫得沾其澤果爾則是編之助亦不少矣邑無名宦祠尤爲闕典行將與父老共圖之

邊母徐淑人慶壽序

著雍攝提格之歲季秋月之亥生明乃邊母徐淑人八十壽且之辰先是其子少司寇以遠在南鄉每懷不遑之念適以天申節奉表闕庭得便道其任丘里第稱觴膝下戲彩目前於是陸司務佶上

官卽中崇合其司寇之屬辟求徵言以爲慶且備
誦淑人之女德與所以處其盛者焉蓋淑人父則
先大叅公夫則先少司寇公以夫貴初封宜人再
進今號于七人孫十八人曾孫七人玄孫二人就
中若今少司寇及朝官方面者六人類鄉薦游太
學者四人他而斬然見頭角者尚多也其所處之
盛爲何如淑人平生勤儉視寒素無異教愛其子
若前王淑人所生洵庶生視已生無異性喜讀書
言動有度闔門內然咸以之作則取法焉視嚴師
保無異也其德爲何如嘗觀唐柳氏盛矣皆有女

德如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是也宋之呂氏
盛矣亦有女德如正獻公之申國夫人是也邊氏
爲天下甲門非唐之柳歟宋之呂氏歟淑人非柳
氏之韓歟呂氏之申國歟茲壽也君子曰是宜慶
然則予也謬當授簡雖荒落奚容辭

洪範纂要序

尚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
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其於五者每每增而爲
六夏侯勝又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
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指其謬當失然

何歆以前已有尚書大傳大略如何歆之說而蘇氏曾無言以及豈亦未之見耶噫易出於義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何劉歆之學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爲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爲可恨哉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沉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爲之說哉

贈少叅梁君之作序

梁君叔來以南祠部中郎簡擢少叅於西廣顯行

在部之屬合請於予爲言以贈嘗聞之仁者贈人以言予何足以當此要之既相與處矣一旦而告別矣能已於言乎此人之情也叔求今少師覃齊先生之弟也初以舉人爲教官教有成效例得會試竟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拜兵部主事恒以兄居宰執之地而已復並列于朝名勢不當避太盛不當懼如古人所云乎居無向上疏乞改官南京人無不賢之至歷三官而有茲懼今天下十三省足爲有稱而爲仕者之樂土廣西不齒焉而叔求得之說者復謂其欣然促裝在無不滿意者豈非亦何

者改官之心乎銓曹擬薦之時豈非亦以叔永改
官之心而推之也乎不然如齊汴如吳楚雄藩何
限而獨為叔永恠哉於叔永則如此於非叔永則
不如此善觀物情者不於銓曹而於叔永乎得之
也雖然士大夫立功業於斯世者或多儲養于閑
散之間或每閱歷於邊徼之外惟閑散則外務暫
息而所以培其本原者益深惟邊徼則艱險隣嘗
而所以資其智識者益廣如此則於天下之事沛
然矣何功業之不立而古人之多讓哉叔永固有
以知此矣叔永固有以知此矣叔永博大謙慎量

足以容物才足以勝任其學則伯仲間自為師友云

太極圖纂要序

周子太極之說出於易大傳孔子之言其為圖正所以明易耳故其終篇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可見經通書雖所以明太極圖即所以明易觀其本號易通又可見矣要知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乃有畫之太極圖之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乃無畫之易書斯圖也所謂也實曰方上下古往今來衆理之會本朝許先生以於諸細心體玩三四十

得其肯有志於學者須辨此等工夫則於極圖所見無全牛矣

贈歐陽大守崇道任延平序

士君子志於行道而其所臨之方苟或素無人才甚至習俗鄙陋則誠有難於通變者矣若夫儒先輦出之地道化猶存則天吾之所以行道者豈不爲易易哉今天下諸郡如七閩予得延平焉其間人物自楊文靖得河洛之傳倡道而南其後若羅文質若李文靖相繼而起而朱文公復於尤溪生焉其流風餘韻爲何如哉至於今日習俗之美從

可知已予友歐陽崇道以中郎出守是郡其所以
得行其道者誠易易矣君系出太和族望一省與
其郡從近登甲科者五人而君逾冠釋褐爲行人
轉司副轉卽官力求南部實其恬退之心耳君爲
行人嘗使蜀一蒞不持嘗疏時政嬰鱗不避在冬
曹懇辭竹木舟航之征權居夏官務均柴薪隸隸
之羨餘其嚴於自守如持素白之物恐恐然懼秋
臺之染見其官於四先生之鄉其無愧哉然四先生
道卒之汰揚傳之羅羅傳之李李傳之
於韓退之謂若無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蓋此道
非如圯橋之可以半夜密付非如葱嶺之可以言

下顧了君讀四先生之書求四先生之道於所謂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與所謂主敬以立
其本窮理以進其知者固沉潛而默識之有年矣
則凡政教之間又豈不以之而爲準繩也哉抑予
聞之郡中書院楊有之李有之朱有之而羅缺焉
居於暇日壞者葺之缺者補之有事則以告于四
先生不敢告者不敢行也君有俊才能文章凡書
無不窺仕優則學必以四先生爲射者之的乃爲
其至若是豈特無愧官於其鄉而已君赴郡同省
有贈言例員卽魯君元之舉以屬予於是乎言

送御史楊君抑之考滿序

楊君抑之由行人簡授南京監察御史自始仕以
至于今凡三年矣抑之大父府別駕與彭敷五先
生聯薦一時稱爲得人父賓貢士受業劉景元先
生之門一時稱爲高第抑之以學家登甲科頃爲
御史曰彈劾曰巡撫曰防江事無所避而勞無所
擇焉考之前代御史之官有知雜者有言事者蓋
監察御史之外有殿中治書不二其名我朝建官
簡而不繁惟監察御史而已其初銜惟加試字而
已而知雜言事并以一官總之其責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抑之之巡撫防江非知雜乎其彈劾非
事乎當是數者皆凜然有持斧聲信名御史矣抑
之素尚風稟尤敦本原楊氏忠襄公祠墓在今南
京聚寶門外邇者沒於荆榛極力尋訪靡有寧日
蓋其世家吉水一族二派忠襄公楊莊文節公並
塘而抑之則並塘派也嗚呼兩公忠節不可尚已
宋南渡以來文章出奇至文節是爲一變予每
其誅海棠一聯落日爭明那肯暮晚粧一出更
春殆公自謂也不知世之知言君子以
之藻思逸發有文節風度安知進退不

其傳邪然南軒於文節有要知伊洛傳乃在文
外之諷此儒者百尺竿頭語抑之以
考績將行其實有贈言之舉而謝君立
光謂予皆鄉人乃以見屬義不可辭姑述
者如此若陟明之說豈予非其任者之所預宜無
庸贅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四

序

新塗莒州謝氏族譜序

莒州謝氏重修家譜成待御立升以序見屬其舊譜曾經兵燹至國朝重修于熙寧間金文靖公爲之序予檢金集此序不見昔歐陽文忠公書李翱集謂嘗讀韓文歐陽詹衆詞云詹之事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古今文章散逸多而收拾少大抵然也然金序之在謝氏者手筆固自存也抑不特此耳謝氏若繩正若仕禮皆見重於文靖其送繩正

之文謂其族多現偉卓邁之才記仕禮東臯八景
謂其故衣纓家數百年來子孫之盛甲于他姓此
皆收之集中亦足以互見矣譜法出入歐陽文忠
公其圖每列五世一世之玄孫則九世之高祖十
三世之高祖則五世之玄孫直較余之而魚貫橫聯
之而鴈行譜其苟作哉嘗聞程子有言宗子法廢
後世譜牒尚有遺風宗子之說見於戴記有大宗
有小宗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
遷之宗也立升以禮經登甲科益深於禮者其知
宗法之未易以立而究心於譜牒歟昔洲於劍江

上游百里予於謝氏聞之舊矣弘治初獲識能博
於廣陵惟時阻舟途次荷其慰藉每不能忘能博
不可作矣迄今獲與立升爲莫逆交立升以經術
致身能博以益篋累貲鉅萬隱者高鳴夷之風而
操其贏仕者居李素立之官而擅其譽此又謝氏
之白眉無忝於前人者也予重立升請且欲致掛
劍意於能博遂不辭而爲書之卷端云

活水詩序

朱子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鮮
者謂喻此心之靜定而天理之流行也又詩云豈

知一寸膠較此千丈渾解者謂喻敬之一字能去
人欲而存天理也詩有賦比興而二詩則皆比體
也待御謝君居常自念親之所以名我者何如友
之所以字我者何如於是因名與字而取號焉蓋
將惟日孳孳以致力乎是也何者源其名也士繫
其字也活水其號也豈非本朱子之詩之意乎然
敬其至要也以言乎靜則靜而非敬不可以言乎
動則動非敬不可靜而非敬則於天理無以涵養
之動而非敬則於人欲無以省察之敬而涵養吾
天理則活水有以澄其源敬而省察吾人欲則活

水無以汨其流蓋寸膠乃活水之工夫而活水乃寸膠之效驗要當以敬爲主也是敬也朱子平日之說也故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非朱子之說而程子之說也故曰潛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也非程子之說而堯舜湯文周孔以來皆是說也故如欽明如溫恭如聖敬如敬止如待旦如恭安何莫而非敬乎大哉敬乎其爲聖賢傳授之密旨乎昔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蘇子瞻嫉之謂何時打破此敬字此公掞爲御史而爲持敬之學者也謝君志銳而思深其官也既同於公

談而復爲公揆之學將見其論列有不爲公揆者乎一時作者發明活水之義我連篇累牘予不佞竊以所謂寸膠者與此實相表裏因綴拾爲之序云

此乃畱諸縉紳慶封主事思難湯君暨其配封安人陳氏之壽而作者也封君常熟世家幼隨考僉憲公從宦折節讀書無貴游氣習性至孝考歿執喪以敬爲上其號思難以考號克難欲勉於紹述耳繼號梅澗以考墓在古梅清澗之間恒以致其哀思耳晚年居鄉黨卑以自牧不以年德先人於

公府要人每遠迹焉其游庠校爲師友所推許惟
數不利於有司當貢春官矣而始受封焉陳安人
出其邑之望族善事舅姑克盡婦道於祭祀遠豆
菹醢必嚴以潔於處家經理節縮惟儉與勤舍憲公
以清白遺子孫封君得不以家故廢學及其子卽
中繼文得不分其志以成其名實以安人內助之
有道也封君以正德丁丑壽六十安人則先生二
年六十是爲乙亥其懸弧之旦八月二十八日設
悅之朝十月二十二日也夫六十若未爲異而伉
儷並壽茲其爲異也伉儷並壽若未爲異而齊封

並壽茲其爲異也齊封並壽使無所稱焉猶未爲
異而唱隨皆賢茲其爲異也柳漢五更三老取有
首妻男女完具今復有郎中以爲之子茲其爲尤
異哉郎中之僚友歐君鐸林君達屬予序于畝之
上方予不得辭乃爲之序

送侍御龔君清戎序

侍御龔君士謙有江西清戎之命江西諸縉紳相
率祖道且有贈言之舉余亦忝在其列乃僭爲之
言曰或謂清戎之法利于民則不利于官員乎
則不負於國國病卒伍之空虛也民病無辜之

其世官病清鮮之不足也殊不知事求其當而
當則於國有實用於民無寃抑於官有公道所以
處之之善孰有出於一當之外哉龔君負明恕之
資操寬嚴之術所謂事求其當者非君其孰能與
於此或者之論固知其不取矣特有告焉茲事每
濤翻羨沸惟靜可以制之茲事每世遠人亡惟冊
可以證之江西省城舊無清戒行臺近年鼎創于
東湖之濱波光萬頃而外喧闐寂焉二十年前藩
司版籍別創新庫堆架整整而後湖之外僅見有
此焉龔君以胸中之靜合在外之靜雖至繁亦無不

燭矣以胸中之冊驗紙上之冊雖至遠無不知矣
以斯人而臨斯境以斯境而遇斯人於清戎也何
有君以辛未進士嘗假令齊魯及遷秩南臺並有
聲固練達之有素哉

垂休錄序

學海楊君卒其子太學生鏞集君生前所得宸
翰及身後士大夫送葬執紼薤露蒿里之歌與夫
墟墓之文之類編次爲錄仰而嘆曰是錄也有非
仕不可以得者有仕而非賢不可以盡得者先君
子之所以致是其所以佐啓我後人者不亦遠乎

乃名以垂休冀以珍藏于家而傳之子孫焉
其鄉衮周君仲鳴謂予爲序君諱增字伯川學
其別號蓋取渠家子雲所謂以勉於造詣焉耳
由上舍釋褐授龍虎衛經歷比至則衛解已爲逆
瑾所侵奪遂節縮公帑助以俸錢經營別創三廨
美暑始克就緒軍政廢弛驟振起之有踵故轍悛
者示之以法一衛肅然廉能之聲彰著人耳初考
居最父母暨妻皆獲封贈 恩父諱浦號蒲軒如
君官母太保忠安胡公之姪女妻贈禮部侍郎龍
臯陸公之女皆濡入君在龍虎衛久之轉南京太

常寺典簿明習諸務操執愈堅每與寺卿論是非可否正色別白略不爲屈然亦竟以此招謗例當外調遂上疏乞原官致其事詔允之不強焉自此放情山水遺落世事賓客之延款不虛絲竹之陶寫不廢有陳遵謝安之風焉君武進人其先由錢梁徙前黃遠溯之出漢太尉震在國朝諸父昆季相繼登科甲君之群行是錄脩矣至君所謂宸翰者言言雲漢之昭回字字日星之宣朗不可尚已夫藏書者必尊繼而次諸子次百家若是錄者尊莫尊於王言其次則士大夫之所作楊氏

後人所重及知所尤重者哉

贈胡君世甫出守安慶序

太守胡君世甫將之安慶任其舊僚諸君咸以贈言屬予既而國家有大征伐

六飛駐蹕都城戒嚴久之未有以復而員外郎辛君魯望屢以見逮予與世甫有道誼交素重其才
有深望焉矧以諸君謬有所委而重以魯望之勤
勤乎安慶在今爲表然輔郡至於爲京邑上流
爲江淮屏蔽則又自昔至今而已然矣考之郡乘
前代名宦未易殫舉惟兩道學士之儒嘗居於此尤

不可得其一爲游氏定夫乃程夫子之門人其一爲黃氏直卿乃朱夫子之門人士知理學民荷善政在游氏有焉築城池備戰守民甚德之在黃氏有焉世甫所與者既曰輔郡豈偏州下邑之可比若理學若善政固宜以游氏爲師也所當者既曰上流實藩籬門戶之所係若城池若戰守固宜以黃氏爲師也彼漢唐以來固有所謂循吏者循吏則循吏矣語以道學則皆未也世甫天分甚高志向甚大儲材於翰苑授職於史館繼而更迭中外習練有素即其自負豈止於詞藻而已哉將

以見之於功名也豈止於循吏而已哉將以歸於
於學道也儒而至於道學則天德王道馴至乎一
以貫之矣世甫以爲何如此予之深有望焉而且
願相與切磨者正在於此所以荅諸君之謬委與
曹望之勤勤者亦在於此

送王隱君序

泰州王隱君廷器甫以子給舍理卿迎養至晉都
踰月即還理卿之寅孫君德夫何君宗尹屬言於
予以爲贈予曰隱君始至耳奚去之疾二君曰隱君
意所主處決不可強昔者理卿令進賢亦嘗迎養

至其邑驅馳數千里僅爲兩月之留隱君意所主
處決不可強蓋隱君有丈夫子四人爲仕者而來
欲勉其盡職爲居者而往欲勉其治生予曰有是
哉年來理鄉在諫垣屢陳讜論理鄉二兄一弟在
桑梓類能幹蠱克家則隱君之庭訓於是可考矣
二君又曰隱君蚤失怙奉母甚謹孝也方理鄉爲
令隣封比日盜區變出巨測隱君每夕焚香以禱于
天慈也去進賢里督有懷金還贖者堅卻之廉也
此三者庭訓之本也予曰惟如是則諸子之服膺
家教也宜哉遂次第予三人語以爲贈隱君歸矣

九重封典近在朝夕拭目好事尚當爲致賀云

贈太守謝君之任序

待御孫君時學吳君文濟一日過予謂其寅謝君立升有兩漈清戎之命故事臺中有文以爲行者艷頤有請焉既諾之矣未幾立升有擢守太理之命二君復謂予曰昔者之艷頤改爲之以爲立升與郡贈不識可乎予復諾之蓋不欲食其言耳夫大理雲南大郡去京都萬里外每聞談士稱雲南之美者以寒不至如北暑不至如南得溫涼之中物產懋遷之盛以北可比青齊南可比吳越爲繁華

之最是雖殊方絕域其真樂事哉及求其名宦而
經之上稀闊寂寥得非吏於彼者率以遠故遂不
以中州之治治之歟若是者豈非地不負人而人
自負地歟豈非國不負官而官自負國歟至我

國初則黔寧王沐公大著其勲勞布政使張公益
覃其惠澤自餘亦不多見焉黔寧嘗定其疆土即
以鉄鉞鎮之如刺周子大極圖朱子白鹿洞規乎
學皆出格事張公當旬宣之任如定貢賦正典儀
則其當行本色若二公者豈但不負其地與國而
亡哉此在仕者之所當師法者也雖然古語有之

下聞不如一見所謂樂土立升行將身經而
之矣揚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所謂名宦
立升有不思所以齊驅而並駕耶立升有達白以
骨鯁祇有操縱以老辣著自今以繼無忝於名宦
未無負於樂土此予之意也亦二君之意也亦臺
中諸君之意也所以爲立升贈固無出於此者也
贈整菴羅先生序

整菴先生羅公以南吏侍當獻績之期念尊嚴耆
德在堂群季之出者率歸而就養焉乃上疏亦乞
以歸將以盡愛日之誠篤天倫之樂疏入 溫詔

勉番有不得遂其私者吏部知

上有嚮用意未幾以原官薦居其部果簡用之夫
吏部進退人才之地雖曰事歸太宰然謂之二必
有所以二者焉唯諾於一堂簽判於一紙其所以
賛助而調護之豈謂無邪此公所得爲有如此者
更有說焉古今經筵乃涵養君德之地今制最爲
親密而易於啓沃者惟日講爲然凡此類以卿亞
陟自翰苑者帶銜爲之公蓋卿亞陟自翰苑者况
前爲史官已嘗橫經翠幙矣其所當任又有如此
者公平日所尊信者程朱所窮究者義理所履踐

者繩尺所授受者家庭所謂主一無適與夫整齊嚴肅皆其日用常工以是而別白於藻鑑之際銓衡之間以是而講說于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將見賢才用而君德成有可必者於治道所關爲何如哉自公被命以來其舊僚屬朱君陞輩數謂予曰當公之獻績承諾爲之文而此筆猶未之執茲又非昔者之舉繼竊有請焉予曰然正喜公之道得行也夫何辭遂書鄙說以爲之贈

五征函序

五征者御史中丞俞公奉

天子命以討江西之劇寇者也一征爲饒州樂平之姚源再征爲南昌進賢之治塘三征爲撫州臨川之陳譚四征爲臨江新淦之時山之瓜嶺五征爲南康建昌之醴源曰姚源曰治塘曰時山曰瓜嶺曰醴源並以地里名曰陳譚則以氏族著也凡此五征公或衝犯矢石振作士氣或坐籌鈴閣指授方略卒之空穴傾巢草雉禽獮而公之功大矣蓋公剛方而不屈公蕪而有威知足以炳幾力足以勝重至於料敵制勝皆出于人宜其破賊神速收效萬全一至此哉吾通省之人莫不德之謂自

人以後晏然田里且耕且鑿金者伊誰使之然邪
是五征之苗相率有作而邑令尹吳嘉聰文學掾
孫瑤屬庶序之庶不二畫既無能助爲之圖獨嘗
謬學綴文安敢復辭序哉嘗考之漢史廬江之賊
攻沒皖城馬援討之考之宋史兩川之寇攻陷成
都張詠平之近者江西此賊破州縣殺守牧恣虜
掠肆虔劉取帑藏如囊橐輕人命如草菅方之漢
之廬江宋之兩川殆有甚焉以公之椎材偉畧次
第殲滅則伏波垂崖豈得專美于前哉公嘗爲侍
御史庶亦備員給舍每當論事慷慨心竊竒公今

日之事，聞識于數十年之前矣。抑蘆江西人也，退而明農，旦晚間耳。所謂耕鑿正有賴焉，不腆之言，請爲吳孫復兼以致其謝私云。

慶少叅周君七十壽序

周君克敬先生，以成化丁未進士爲給舍於兩京，爲少叅於廣左。君爲給舍最久，遇事敢言，不畏強禦。前後所上章疏極多，爲少叅則不久於其位矣。不久於少叅，豈非久於給舍而然乎？久於給舍而不久於少叅，豈非章疏之多，取忤之衆而然乎？然李之弗植荆棘之是布焉，爲言官者不當如是乎？

君今甲寅已躋七十計其致政以來幾二十年矣
夫古之人四十而出仕七十而請老其動靜殆相
當也君之服官乃未及四十之二年而歸已若干
年則靜之日多而動之日少聖賢論壽多本於靜
故孔門有靜壽之說而伊洛亦取定心氣之言保
真養和於無事之天調息服氣於優游之地君之
壽也孰得而量之哉君近以子士英考冬官之最
偕配林恭人俱膺 誥封之命且偕老並壽於一
堂之上於是給舍孫君德夫率鄉之縉紳以爲君
賀謂賀宜以文而於予是屬予與君有同年之雅

且有交承之誼文何敢辭第愧頭顱如此猶縻于
動而未遂一靜焉不知君他日駸駸乎上壽之域
肯舉手一引否乎試一問之

慶散官曹君七旬壽序

散官曹君實夫年躋七十其子之登甲科取貴仕
而不得拜慶于家者若軒御史若輻縣令既相與
各繪爲圖請諸縉紳詩文寓歸爲壽名曰望雲遙
祝以盡人子愛日之誠矣於是南臺諸君聞之後
屬言于予以御史卓然臺中重其人必重其親愛
其人必愛其親宜其有是舉哉夫所謂望雲者用

狄梁公故事也。爲御史輩者喜其親之壽而以不
得盡晨昏之禮。如小雅北山之詩所云耳。若諸君
之意其於君也。既喜其有壽。又榮其有子。何者。君
壽七十。古諺有云。人生百歲七十者稀。故杜子美
亦有古稀之說。非壽而何。君之子有御史兄弟輩
如此。不獨無陶元亮之嘆而已。寔人之至願而不
可必得者。非榮而何。是則御史兄弟以爲缺然者。
又世人之所歆羨焉者也。非御史兄弟之心與人
殊也。子之於親也。非諸君之意與之殊也。天下之
同情也。故曰。旣喜其有壽。而又榮其有子也。抑聞

君祖母呂洎母屠皆以盛年守其姜之節君以二
母氏形影相吊惟隱居獨善志不欲出於呂堅李
密陳情之心於屠免溫嶠絕裾之事而二母氏保
養天年率近九十亦可以見君之孝矣德莫大於
能孝壽莫逾於有德孝耄耄期頤之壽予知君之
必至而俟祝云乎哉厲予言者洪君濤陶君麟陸
君時通自餘並列于左云